

六年滄桑話新亞

大軍

「新亞」自創始至今，已經六年了，在這六年中，有着許多變化，單就校舍來說，已經不少滄桑了。

我們最早的校址要算是華南中學了。這中學就在九龍佐敦碼頭附近偉晴街內，一連四間，共四層，學校就向這中學在三樓租了一個小教室，作為我們的校舍。從三樓的梯口到我們的教室，須經過一條長弄，長弄的一邊間着一個個的教室，另一邊就是靠海的窗口，我們的教室在一列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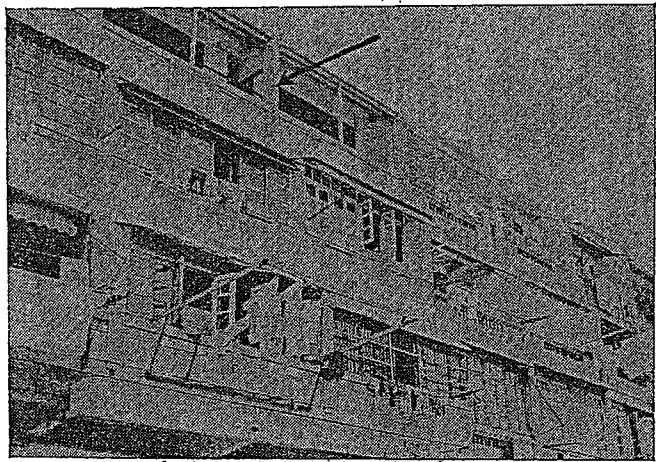


（一圖）新亞前身——亞洲文商學院舊址（如箭所指）。

室的中間。因為那時是「新亞」的前身「亞洲文商學院」時期，是夜間上課的，所以前後的教室都空着，上課時還算清靜。休息的時間，我們就在靠海的窗前眺望海上的夜色，倒是蠻有詩意的。（如圖一）

從偉晴街尾，向右拐一個彎，就可以轉入砲台街。在雞鴨市場的對面有一排每間都很淺窄的樓房，其中一層的二樓，今天已用鐵欄柵把洋台圍搭起來的，就是我們亞洲文商學院時期的院長室、教職員宿舍，和學生宿舍的所在地。但這個所在地，實在小得很，除了靠牆放着五張雙層床外，餘下的一角用甲板間起來的院長室，就只能放一床一桌了。這個院長室，同時也是教授的寢室。因為當時錢先生和唐先生都在沙田華僑工商學院任教，錢先生平時就住在這裏，華僑工商學院有課時才到沙田，唐先生則平時住在沙田，亞洲文商學院有課時才來九龍，當晚就在這裏留宿。因此這個小寢室，有時錢先生睡，有時唐先生睡，有時沒有人睡，也有時因為錢先生和唐先生都有課，於是唐先生只好和我們一樣，睡在雙層床裏了（如圖二）。

砲台街的宿舍雖然很小，起初寄宿的同學不多，所以也不算太擠擁，後因程兆熊先生和黃崇武夫婦的幫忙，到台灣招了不少新生，他們都說馬上來港了，學校便為這事着急起來。假如他們都抵步了，叫他們住那裏呢？頂一所房子的經費是沒有了，租一條空船吧！除了可以住在那裏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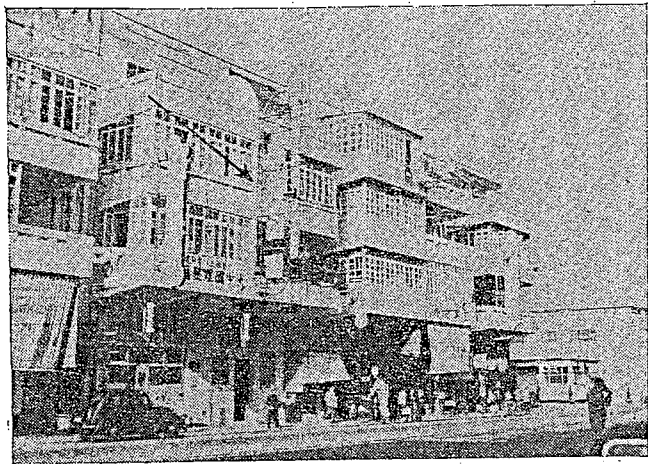


（二圖）亞洲文商學院時期的師生宿舍（九龍地台街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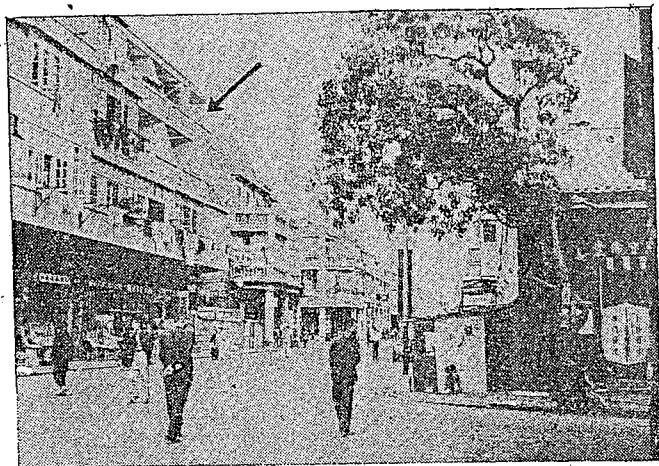
，還可以在那裏上課。可是奔走的結果，還是在香港北角英皇道的海角公寓租了幾個房間，讓十幾位從台灣來的同學住在那裏，也是自己燒飯，自己洗衣，上課時大家就圍在一張方桌上聽講。老師講完了課，就和同學們一起用膳和談天。現在我們常說新亞像個大家庭，都是那時培養起來的風氣。（如圖三）

就這麼一學期以後，「亞洲文商學院」便改為「新亞書院」了。為了王岳峯先生的幫忙，我們都搬到九龍深水埗桂林街來。我們總算有正經校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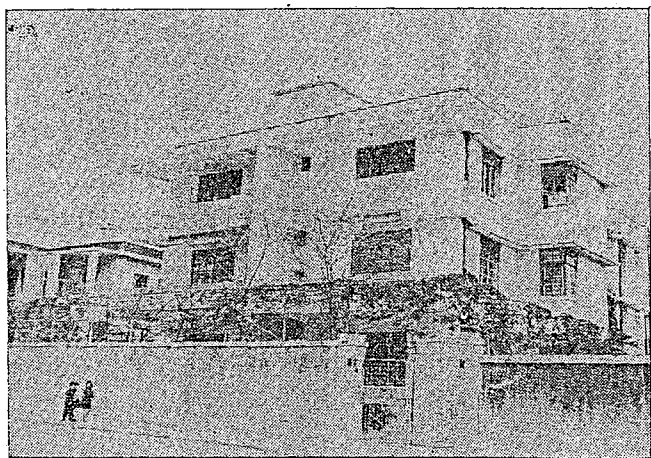
起初男同學們都住到六十三號三樓，女同學住六十一號四樓，每晚還由張先生督導我們在教室裏自修。後來雖然有些同學繼續在自修時間用



○ (寓公角海角北港香) 舍宿生學的期時商文洲亞 (三圖)



○ (街林桂龍九) 院一第院書亞新 (四圖)



○ (道邊林嘉龍九) 院二第院書亞新 (五圖)

忍不住又到樓上巡視，頑皮的同學信號一聲，便作鳥獸散了。

桂林街的環境比砲台街更嘈雜，學校的樓下是紡織工廠，終日機聲軋軋，對面是一座廟會頻頻的三寶佛堂，後面是一間潮州飯店，叫賣之聲，不絕於耳，稍稍是一間絃歌不息的小舞廳。而在樓梯的轉角處，亦常有難胞晏睡不起。自從深水埗石硤尾村和李鄭屋村火災以後，許多災民都在學校附近騎樓底和空地上，用紙板搭起臨時住所來。因為校舍環境的關係，使我們常懂得我們正生長在一個苦難的時代中。(如圖四)

學校自和「雅禮」合作後，在一切設備方面，都走上新的途程。從上學期起，學校已在九龍

三樓左右兩面，此外二樓和樓下的右面都不屬學校的範圍。三樓除了教務處、總務處和董事會辦公室外，尚有兩個教室，一個同學休息室，一個教授休息室和兩位系主任的宿舍。樓下則為圖書館、研究所和院長研究生的宿舍。地方總算比以前寬敞多了，但因為桂林街和嘉林邊道兩校舍距離太遠，課程的編排特別要照顧到同學們來往的時間，而同學們在總校上完課再趕到第二院上課，實在太不方便了。但這種不方便，明年春就可以避免；因為新校舍正在籌建中哩。

新校址在九龍土瓜灣的農圃路，共佔地五萬尺(如封面裏圖)。新校舍預計有大小教室二十

餘人。另包括有音樂室、科學實驗室等。大概可容八百餘人，為便利同學膳食的大餐廳可坐二百餘人，圖書館約佔兩層的地方。這是新校舍的大概情形。

我們從偉晴街、砲台街、英皇道、桂林街、嘉林邊道到新校舍的籌建，可以看出新亞幾年來在艱苦中進展的經過。今後的展望，都是很快人意的，當新校舍建築起來時，我們將不知感到何等快樂。但是，作為一個新亞人，總該時常警惕着；我們過去校舍雖然很不好，但因為我們是和苦難的環境在一起，我們常能體會到時代的苦難，因而認識時代的心；今後我們堂堂的校門上，寫上了閉人免進以後，我們會不會和時代隔遠了呢！